

登封播报 | 嵩山文化



黄城故城北面黄城墙

千年古城“黄城故城”
郑庄公“掘地见母”发生地

登封市西君召乡,有个村落名叫黄城村,村落东南方约400米为黄城故城遗址。相传在黄帝时代,此处就有类人居住,为黄帝后裔居住的部落。据《左传》记载,黄城故城为春秋战国时期郑庄公“掘地见母”的发生地。几千年后,黄城内的居民陆续搬出,分散居住在城外,黄城地名就一直沿用至今。登封播报 刘俊苗 冯俊超 文/图

“黄城”仍现恢宏气势

7月19日,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黄城墙的外围。距黄城墙50米处,一座立于2007年的石碑,上刻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黄城故城。走进黄城内,一眼望去,东、西、北3座城墙傲然屹立,上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植物,北面城墙上接近地面的位置,人工窑洞镶嵌其中。据村民介绍,黄城设有南、北、东3个门,北城门直对阳乾山主峰,南城门门外护城河,遥对伏牛山。东城门外有吊桥,城墙西北角底部有祭祀坑。城墙为夯土建筑结构,现在墙体厚度底部15米,最高点12.9米,黄城建筑南北长2200米,东西宽350米。

“这里面有199亩地,我们都在里面种起了庄稼。”村民说,“我们小时候玩耍时见过土炮、石器、陶器残片。”

郑庄公“掘地见母”发生地

“大哭痛,小哭痛,呼呼通通到黄城,那天芦苇罩天,红毯铺地(意为到了阴间),所有人走着哭着,皇帝一边喊着‘娘’,一直到黄城寨墙边,在城墙上掏了一个洞,皇帝进去之后和自己的娘亲说了说话。”据85岁的司大爷讲,郑庄公因为难产差点要了母亲武姜的命,母亲对他相当厌恶,后来郑庄公继位,其弟与母亲密谋兵变篡权,被郑庄公识破,最终其弟兵败自杀,郑庄公一怒之下,将武姜囚禁于黄城,并发誓“不及黄泉,勿相见”。后来郑庄公非常想念母亲,颖考叔为郑庄公献计,从囚禁武姜的住处挖掘一条隧道,母子在地下相会,最终母子“黄泉相见”释化绝誓。黄城成了颖考叔计献“掘地见母”的发生地。



岳晓锋正在研究少林文化

这个青年不简单
秉笔直书少林当代史

在登封,岳晓锋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教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记者、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的编导来登封拍摄少林有关内容,都要约见这位网上有点名气的少林文化研究者。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登封播报 刘俊苗 刘少利 文/图

与少林文化的美丽邂逅

岳晓锋25岁以前,是一个文学青年,喜欢读小说、历史,虽然也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却从未去过少林寺,也从未研究少林寺。26岁那年,因为他的第一本人物传记《画说释小龙》出版,算是与少林寺有了间接的接触。后来,释小龙的父亲约他写另一本书时,他借机对发展了30多年的登封武校武术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剖析。

两本书的出版,训练了岳晓锋的写作习惯:掌握资料、对比辨析,找到自己独特视角,然后下笔写个人风格鲜明的文稿。

辟蹊径的文化创作

“我是一个喜欢与自己较真的人,真实就是我的本钱。”岳晓锋笑着说。

此后,岳晓锋信心满满地把目光转向少林。在翻阅了大量有关少林的书籍文献之后,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与少林寺有关的书籍林林总总有数百本之多,内容也涵盖了佛学、功夫、禅学、医学、历史等多个方面。别人写不出深度的地方,自己也不可能更加深入,别人写得好的,俨然如一座高峰,难以逾越。

生在登封,住在熟人社会中,岳晓锋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当代少林寺的故事。“虽说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但我觉得后人写现在的历史,难免为文过饰非的碑刻和书籍所蒙蔽,同时难以理解现代人的心路和复杂环境。”岳晓锋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决定写少林寺的当代历史。

独具魅力的创作来自辛苦汗水

很多人劝岳晓锋,只要把资料整理一下,串起来就是历史。历史及其记载本来就是枯燥无味的,他则不认同。

长期致力于少林文化研究的学者阿德也曾劝岳晓锋:真正的学者是不屑于讲故事的。岳晓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有选择地讲真实发生过的少林故事会让少林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更有趣、更传神。

为了寻找一张照片,他可以走访所有人,也可以在少林寺等人一直等到深夜12点。为了能亲眼看到少林寺29代方丈释行正在安徽九华山的灵骨塔,他追随少林寺初祖庵的释永梅千里驱车前往;为了了解少林寺的海外发展情况,他自费去过两次香港少林寺……

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得以见到2003年起由少林寺工作人员拍摄的《口述少林史》原版录像,从那些早已古稀或已经辞世的历史亲历者口述中获得一些关键的证言和线索。

在《当代少林十讲》中,岳晓锋不仅对考证兴趣盎然,还对讲故事保持着兴奋和节制。在修订后印刷的《当代少林十讲》中,岳晓锋也动笔写了一篇少林寺小传《从皇家寺院到居士供养——少林寺的1500年》,虽然资料还是那些资料,但独特的视角,精准的定位,恰当的选材让人耳目一新。

文风老成的年轻学者令人惊叹

2013年正月初六,少林寺无形资产公司总经理钱大梁第一次在岳晓锋家的楼下见到这位网上结识已久的少林文化研究者,第一个反应也是:“你怎么可以如此年轻?”

当年年底,岳晓锋决定把3年前他在网上随手贴的《当代少林十讲》结果印刷。对少林文化颇有研究的媒体人于茂世评价《当代少林十讲》“资料详实、观察公正”。

“大多数本地的作者写少林寺跳不出登封,你跳出来了,所以我来找你。”钱大梁约请岳晓锋进入少林寺。无论是泡在少林寺图书馆,还是深入多位僧人的禅房,抑或是直接住在少林寺禅堂连续几天参加“少林禅修体验”,岳晓锋没有停止自我的反思。

2014年岳晓锋37岁,致力于少林文化尤其是当代少林历史研究已逾十年。钱大梁说:他惊讶于岳晓锋的年轻,是因为他认为岳的文章沉稳,有着相当的深度,不经阅历和岁月的沉淀难以如此超脱。

河洛大鼓:
环卫工夫妻“双双传承”

登封市石道乡后河村,今年67岁的郝总善和他的妻子陈先,是登封市嵩阳办的环卫工,夫妻俩白天上班,其余时间全部扑在大鼓书上。2011年登封河洛大鼓书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着50多年鼓书经验的郝总善,以及耳濡目染学习10余年的陈先双双成为鼓书传承人。登封播报 刘俊苗 刘弋楚 文/图

相融:夫唱妇随心属鼓书

郝总善12岁时在登封市君召乡编织凉席,当时游走在此地唱大鼓书的蔺金库觉得他适合学习大鼓书,“我当时觉得大鼓书很有意思,就跟随蔺老师学习”。郝总善没想到,一接触就是一辈子。“现在我每天不唱上一会儿,就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们两个刚结婚,我就想跟着他学习大鼓书,一起外出演唱。”陈先为了照顾家庭,直到30多年后,孩子们大了,两人从事环卫工作,才开始学唱。“如今我们两个在家没事,就合唱一段。”

愿望:满腹鼓书得以传承

郝总善的坠琴已经有40多年了。“当初他把粮食卖了,凑钱买了这把琴。”陈先说,如今琴的音色有些沙哑,“他早就想换把新琴。”陈先叹了口气,只是作为环卫工,工资只够生存,“每次外出演出,他看着柜台里的新琴,我就心疼。”陈先说,一定要省吃俭用,添把新琴。

“虽说我识字不多,但是肚子里大鼓书,半年都唱不完。”郝总善说,“仅一本包公案,我就能唱3个月。”郝总善提起这些滔滔不绝,想到这些手艺以后可能失传,心情就沉重起来。“今年开学,全登封任何一所学校,只要向我发出邀请,我就免费传授。”郝总善说,如今传承河洛大鼓成为他的愿望。



郝总善和陈先正在演唱大鼓书